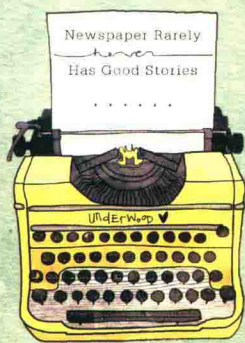


【长篇小说】

陆渭南 / 著

纸媒 无故事



凝结数十年编辑经验，
讲述关于传统媒体的故事……

直面社会现实的纸媒
自身同样受着现实的吞噬

揭秘一代报业人，在新媒体冲击下自身的困惑与迷茫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

纸媒无故事

陆渭南 /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纸媒无故事 / 陆渭南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ISBN 978-7-5399-9563-2

I. ①纸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83153号

书 名	纸媒无故事
著 者	陆渭南
责任编辑	郝 鹏 孙金荣
特约编辑	王 琳
文字校对	郭慧红 孔智敏
封面设计	申 佳
内文设计	张颖颖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17.5
字 数	222千字
版 次	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9563-2
定 价	32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豪华大巴停在红杜鹃假日酒店前，《楚汉日报》时评部主任阚三强直到这时才确定自己真的来出差了。异地采访，三天两夜，纵横省城、京城、上海三城，吃喝不仅全部免费还十分上档次。阚三强跟老婆方元说在外要四天三夜——有的男人习惯性说谎，好像不说谎他就活不了，跟老婆说话一般都玩虚的——如果三天两夜后回来了，那就跟老婆说活动提前结束了。其实熟悉阚三强的人都知道，他老婆不会在意他这些有的没的，根本没兴趣管他。

下午三点是楚城各媒体记者集合时间。老阚上了大巴，好家伙，一车三十三人，姑娘占了绝大多数。再一瞅，水水的姑娘又占了绝大多数，再看看美艳程度，哟呵，老阚乐得差点掐自己的大腿，心里早已开出了一朵山茶花。这回可来值了，有这等美事，在报社大楼里混了这么些年，老阚差点忘了眼睛还有看美女这一功能。

老阚假装很正经——他历来如此，遇见美色他就装害羞，只见他侧着身子向车后排走，一路小声地说“借过，借过”，和颜悦色，温柔如水，修养了得，终于在大巴的最后一排落座。如此往前看过去，虽然看到的大部分是美

女背影，但也足以赏心悦目啦。

这两天为了一篇论文的定稿，老阕每天都连轴转，昨天下午终于把论文写好了，虽说有个别词语尚需斟酌一下，题目也有改进的余地，但总体来说，是一篇漂亮的论文，阕三强有这个自信。一坐下，动动四肢，他觉得哪儿哪儿都酸痛，眼睛还肿胀不堪。在报社，郑立邦难得有求于他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代写一篇论文而已，这忙得帮。昨天晚上，一帮兄弟知道他要出差，聚到一起给他饯行，其中有个做定制橱柜生意的女老板，坐在老阕身边，一个劲地说她天天阅读阕三强写的时评，说他的时评就是她的精神鸦片，老阕的时评提升了她人生的高度和人品的素质。老阕握着女老板的小手，就差潸然泪下了。女老板用的什么香水啊，似有似无，莫名缠绕鼻端，让老阕的心里荡起了微澜，不知不觉这顿饭就吃到了半夜。

楚汉市离省城一百多公里，只开了两小时左右大巴就停进了省城中心的五星级大酒店停车场。按人头算，采访团三十三人，一人一个单间。一进房间，老阕放下行李，就斜靠在床上，拨了个电话：“美女啊，老夫刚刚看到你曼妙的背影啦，怎么还骑电驴子啊，哥哥我心疼，买辆 Polo 给你，红色的。”这么说着自己也觉得有趣，一阵坏笑。等挂了这个，他又打通了一个电话，扯着沙哑的烟熏嗓子说：“在哪里混呢？来看看你爷爷。什么？爷爷都到你城墙根了，当然是为了工作啦，集体采访。是的，三天，存心要把老子憋死，找几个美女来，晚上爷爷我喝死她们。”说到兴起，老阕干脆脱了皮鞋，把脚放到了雪白的床上继续煲电话粥：“啊，出差去啦，真出还是假出？躲我的吧？那你又欠我一顿饭，记着啊。”

电话打完后，老阕起身把电水壶插上，转身看到案头有两只水蜜桃，个头不小，品相妖娆，并排放在果盘里，样子生动可爱，就拍了照片上传到 QQ 空间，写上几个字：“一个苍黄，一个流氓，石头城啊，快来一个姑娘。”

阚三强放下手机，在房间里乱转。一个精壮男子，血气方刚的年纪，在高档酒店开了个单间，却一个人空寂无聊，老阚觉得哪儿哪儿都有点不对路子。再看看两只鲜艳欲滴的桃子，脑子里想到还有另外一种桃子，就越发地在房间里乱转起来。

眨眼工夫电水壶里水开了，老阚寻思着泡杯咖啡。好家伙，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，不仅有免费的矿泉水，还有各种袋泡茶，咖啡也有几个品种供选择。老阚有选择困难症，一时不知道选哪种咖啡，干脆不喝了，又拿起手机看。老阚人缘好，刚发的水蜜桃照片和打油诗，收到很多点赞加鼓掌，QQ空间里一阵骚动，叫好声一片，老阚陶醉在被这么多人赞美的快感里。其实老阚一点儿都不喜欢吃水蜜桃。

此次集体采访，记者们来自楚汉市十多家媒体，纸质媒体就他一家，其他全是网络媒体。在新闻战线奔波多年的老阚，名气不小，威望极高，人人见了他都喊他名记、大记者、大主任。阚三强一脸标志性的皱纹，夹在这群网络媒体80后、90后小鲜肉中，有些不搭调，仿佛是作曲家写错的一个音符，是优美旋律中的一声不和谐的噪音。

老阚出来之前，《楚汉日报》的郑立邦老总有叮嘱：人家开发商在全国布局，在二十多个城市都有项目，在楚汉市马上有新楼动工，这次是特地邀请十多家媒体统一造势，《楚汉日报》当仁不让要带好头。《楚汉日报》是地级市媒体中的老大啊，谁不说咱们是权威的、主流的、No.1的。就这样，老阚拎着带滑轮的咖啡色旅行包来了。

而现在的老阚，很有些不干点坏事就白来一趟的冲动。电话打过了，水也烧好了，感觉有点无所事事。他冲到窗前，双手一撩奶白色窗纱。由于用力过猛，窗纱又薄如蝉翼，直接飘忽起来了，像受了惊吓的蝴蝶。熙来攘往的省城的市中心，就这样裸裎在阚三强的眼皮子底下。他低吼一声：“妈的，

爷爷我来了！”这时，房间里的电话响起来，通知大家到楼下大厅集合。

老阕又坐上开发商派来的大巴，还是坐在后排。他刚落座，就听见前排有一个美女站起来喊：阕主任，阕主任……声音婉转动听，像山间的黄鹂鸟儿啼叫。老阕显然不认得她，但已然一脸受宠若惊的表情，他这人，一颗红心永远为美女而跳动。美女见老阕不识得她，索性从过道袅娜地走到老阕身边，手里拿着此行采访团人员名单，指点着给他看。美女身上好闻的味道让他的老脸迅速一红，幸福感爆棚。他放下二郎腿，细眯着眼睛看起来。美女酒红色的指甲，衬得她的手指又白又嫩，不折不扣的红酥手啊，老阕用坚强的意志控制着自己要去抓那手的冲动。

姑娘叫姜岚，楚汉报业集团楚汉网络中心的，自己人。名片上的头衔是“楚汉报业集团楚汉网络中心名城频道总监”。在网络中心，个个都有头衔，就如同在广告中心，个个都是经理。

姜岚贴着老阕坐下，聊了一会儿。姜岚说她能来参加这次采访，是曹特特帮她向臧若愚要的名额。姜岚与曹特特是什么关系？这姑娘阕三强见都没见过，跟曹特特却关系如此紧密？与才认识的姑娘也不便八卦，阕三强只好把疑问放在心里。

姜岚刚回到座位上，车就开动了。

此时正是省城晚高峰时间，大巴一路上开开停停。经过别人的介绍，阕三强弄明白了，这家名叫锦钛房地产开发集团的企业，在业界赫赫有名，在楚汉市的开发项目叫帝豪苑，是高端品质住宅。现在陪同的项目创意总监、营销经理及置业顾问三四个人，将带记者们去酒店用餐。一听酒店名字，阕三强立刻就明白，这是要吃大餐了，一客没有个三四百元下不来。店里的招牌菜樱桃木脆皮烤鸭，一只就要三百多元，通常烤鸭脚上系着金属圈，挂着一张设计精美的名片，名片上是即将奉献出美味的鸭子的生卒日期、体重、

产地、脂肪含量。这些信息的潜台词是：你享用的是正宗名门鸭，血统高贵纯正。在这只鸭子面前，本地产的阳澄湖大闸蟹都弱爆了。

到酒店时已是晚上七点，锦钛集团的大片区营销总经理等一千人已候在大厅里，男的一律风度翩翩，女的一律端庄漂亮，夹道欢迎他们的到来，个个笑容可掬。老阕本想跟小姜姑娘坐一起，哪知一屁股坐下来看到席卡上写着：新浪楚汉站站长——徐能。再看看左右，分别是腾讯楚汉站、二十一世纪房产网、房产大超市网、易居得网站 CEO……老阕竟没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餐厅里一共三桌，左手边显然是领导桌，老阕长了个心眼，假装镇定地踱过去，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却发现原来腾讯、新浪、房产大超市的地方网站总管，到了开发商这里全被看作媒体高层，可以与开发商里的头儿平起平坐。老阕迅速想到在这些见钱眼开的人看来，他是中层干部，应该在中间的一桌，一定是刚才没看仔细。老阕的双眼在浅茶色玻璃镜片后迅速地扫视，还是没有在第二桌上发现自己的名字。

难道沦落到了第三桌？久经沙场的老阕竟有些慌了。他疑惑着向第三桌看了一眼，“阕三强”三个字，魏碑体，遒劲有力，正亲切地对着自己。席卡上写着：《楚汉日报》时评部主任阕三强。

老阕明白了，第二桌好歹是与房地产有关的，你看，小姜姑娘笑得花枝乱颤，作为网络中心的名城频道总监，这名头要比一个老派的党报部门主任强很多，尽管楚汉网络中心的负责人在报业集团也才是个中层，掂了脚尖也才与老阕这个资深老牌主任算是平级——老阕是办党报的，潜移默化地对领导干部的层级关系比较在意——她姜岚充其量也就是个股级，不在体制内，也许根本就是个合同工。老阕心里那个义愤填膺啊，可是也只能咬咬牙关隐忍不发，坐在桌边。这时美味陆续端上桌，毕竟时间不早了。

老阕给自己倒满一杯白葡萄酒，一口抵下去，有些热辣。秀才三年不出

门，世道变得真快啊，身价跌得如此不堪，自己却不知道。开席没多久，小姜姑娘就过来，嚷着要跟老阕走一个，自己仰头就喝掉一杯葡萄酒，好家伙，好酒量。姑娘说：“阕主任，我做你的粉丝多年啦，一直默默崇拜你，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有个要求。”老阕内心喜悦，直叹现在的美女情商高不可攀。这一杯酒敬下来，老阕也就不那么难堪了，毕竟人家拨冗“打的”第一个跑来敬酒——楚汉市把某人离席敬酒叫作“打的敬酒”，以示对被敬人的尊敬。姜岚一脸喜悦：“阕老师，这以后我就喊你老师啦。”一桌人都兴奋起来，说：“拜师酒得喝两杯。”

姜岚一点都不怵，又给自己倒了大半杯，一饮而尽。眼看着姜岚袅袅娜娜地离开，阕三强酒不醉人人自醉，心里仿佛被什么东西拨动了一下。这一阵忙着写论文，脑子里似有千军万马，创作欲望泛滥不已，这期间写了一组诗投给了南方一家老牌杂志，又写了一篇文化散文投给了本省的纯文学杂志，睡眠不足，体虚乏力，几杯酒下肚后头晕乎乎的，反正没什么人来劝酒，他也乐得光顾吃菜。

这时锦钛集团大片区的老总带着一千人开始敬酒。轮到老阕他们这桌，大片区的经理特别点了一句：“阕老，吃好喝好，尽兴啊。”

老阕气得不轻，脸上却露出谦恭的笑意。这四十岁左右的男人，不是说如日中天的吗？怎么就成某老了？老阕笑起来时，长长的皱纹儿既深又粗，直插鬓边，仿佛脸上遭遇了十年大旱，跟他的文章一个风格：深刻独到。

互相敬酒开始了，三张桌子上的记者全部“打的敬酒”，乾坤大挪移，端着杯子你敬我我敬你，个个激动得哇哇乱叫，沸反盈天，热闹得一塌糊涂。阕三强抽了个空就坐到了姜岚身边，两个人勾肩搭背借酒发挥。好在大家都有点情绪失控，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卿卿我我、你依我依的状态。

宴席散后，阕三强跟帝豪苑的人打了个招呼，说是要拜访昔日老同学，

就独自出了酒店。今天一整天，老阕的心情阴晴不定，闷坏了，刚才在酒桌上，妖精似的姜岚又让老夫子怦然心动，老阕真担心一颗老心脏受不了这忽高忽低、忽冷忽热的撩拨。他只想一个人走走，吹吹省城金秋的晚风，透透气。哪知刚出了酒店大门，就看到姜岚拎了个小包跟在他后面，小脸酡红，步子踉跄零乱。毕竟是一个单位出来的，年纪又长人家那么多，老阕也就让她跟着了，还不时偷偷地关注一下在他身后亦步亦趋的她。进了地铁站，上了2号线，坐了七站后，改换1号线，在行色匆匆的人流中，老阕越走越清醒。地铁1号线坐三站就是市中心的五星级酒店。老阕一直到把姜岚带出地铁站，才转身问：“好些了没有？不能喝就少喝些，逞什么能呢？”虽然是嗔怪，语气却柔和得像一团面，不，像一朵云那么轻盈。姜岚撒娇说：“一路也不理人家，假装看不见人家。”一脸的委屈，脚步却更踉跄了，老阕上前搀扶她的心都有了，但还是怕万一同来的记者里如果有一两个用心险恶的在后面跟着，影响多不好。可是看看姑娘桃红色的小脸、一双令人迷醉的眼睛和曼妙的身姿，老阕的心脏再一次狂跳起来。

阕三强是在省城读的重点大学，很熟悉省城的道路，曾经他把彷徨且羞涩的青春都献给了这座繁华的大城市。虽然城市扩张后，有些地方变化很大，但市中心他还是非常熟悉的。老阕带姜岚上了天桥，下了天桥就是酒店。进了酒店大厅，香风扑面，两个人进了电梯，姜岚醉意越发浓了，低头拽了拽老阕的衣角，老阕有些心领神会，伸手扶住了姜岚的腰。出了电梯，迎面来了个人。那人自我介绍说是锦钛集团帝豪苑创意部的，这次负责安排各位记者食宿，并递了张名片过来。阕三强下意识地接过来塞进了口袋，指了指倒在肩头的姜岚，解释说：“喝多了，到我房间喝口茶。”姜岚闭着眼睛，把头靠在老阕肩上。“喝绿茶醒酒，”这人提醒了一句，又说，“我就住在隔壁，有事招呼一声。”

老阚和姜岚进了门就滚到了一起。半夜，阚三强口渴得不行，起床烧水，在等水开的间歇他掏口袋找手机，掏出了一张名片：彭睿，锦钛集团帝豪苑创意部策划。太落伍了，这年头还塞名片，老阚随手把它扔进了垃圾桶。

水开了，阚三强找到傍晚时喝过水的杯子，里面还有半杯凉白开，倒进滚烫的水，连喝了几大口。老阚声音很轻，却还是吵到了姜岚。姑娘半梦半醒中呢喃着：“老师，老师，你在做什么呢？也不陪人家。”阚三强丢下杯子一阵风似的扑了过去……

第二天早上八点半，记者们在大厅里集合，钥匙一律丢给服务总台就行。老阚早在八点钟就穿戴整齐地坐在了一楼的自助餐厅，红光满面，心情大好，主动与各位打招呼：“老周好！”“老沈好！”“老张好！”……一律带上个“老”字。老阚的正对面就是服务吧台，姜岚如果出现，他第一秒就能瞧见。姜岚八点半才到餐厅，冲了杯牛奶，自己动手烤了片面包。老阚把目光投向姜岚，发现姑娘也正拿目光瞟他，眼神飘忽，两颊飞红，美得动人心魄。

吃完早餐，大家上车出发，老阚还是坐大巴后排，车开动后他就合上眼皮，眨眼间就进入甜蜜的梦乡。梦中有只小手轻轻地摸他的脸颊，说：“我是小岚姑娘。”老阚在梦里说：“你是我的女王。”

“是小岚，不是女王。”姑娘的声音像微风拂面。

“那你是岚女王。”老阚假装生气地说。

姑娘嗔道：“好好，我就是女王，你的女王。”

老阚头一梗说：“从今往后，小岚姑娘就是我阚三强心尖尖上的人。”这时老阚突然被喇叭声吓醒，口水还挂在嘴边。

参观的目的地到了，是锦钛集团几年前开发的超大住宅楼盘。众记者涌到楼盘前的水景处，主办方拿出红色条幅要大家合影，老阚这才想起自己的限量版相机没带，顾不得拍照，直奔不远处的大巴，“噔噔噔”上了车，求司

机开了车底放行李箱的门。拎出包，左找右找，却不见心爱的相机。想想自己在新闻界混了这么多年，出差是家常便饭，平时有一个好习惯，退房时枕头底下、床底下、衣柜里他都会检查一遍，做到绝无遗留才会跨出门。

老阕默默地放回行李包，拍拍手站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帝豪苑的创意人员彭睿在远处一个角落张望，老阕的一举一动他悉数看在眼里，后半夜老阕房间里的一幕浮现在他脑海里。老阕与姜岚两个人快到凌晨时还在放肆地搂着睡觉，他不仅拿走了老阕的相机，还打开相机按了两下快门。世上就有这么凑巧的事，这个放荡不羁的女子姜岚，竟是彭睿的初恋，是他看得见摸不着的“白天鹅”。

老阕错过了拍合影，怏怏不乐地跟在采访团后面进了小区。浓荫匝地，鸟儿啁啾，大片区的营销经理正在介绍：“这个小区建成十年了，物业规范，百姓安居乐业……”老阕一句都没听进去，独自发了会儿呆，再抬头，忽然一个人影都不见了。这是一个十年前建的老小区，有许多立体绿植遮挡视线，老阕在小区里竟然迷路了。其实姜岚本来是跟在大部队后的，见老阕不在人群中返身要去寻找，走了十来步不见人影，又怕自己跟不上大部队，于是也就不找了。

阕三强顺着刚才进来的路往回走，想着记者团总要回到大巴车上，于是老阕直接走进大门口的营销中心，看见豪华的大厅里有不少资料，顺手就翻看起来。老阕有杂志情结，看到精美的杂志就想把它放进自己的包里。但今天翻看杂志时却心神不定，他不相信照相机是被外面人偷走的，后半夜一定有人进了他的房间。

一个多小时后记者们陆续回来，大家到大厅里小坐，这里有饮料供应，还有现磨咖啡。老阕也点了杯咖啡，却依旧挡不住阵阵困意袭来——昨夜的确是太拼命了。姜岚却故意躲他似的，难觅芳踪。

歇了半小时，大家被安排去看大平层，然后就去吃广东菜。锦钛集团的董事长是广东人，底下的大小老板们多半也是广东人。

老阕平生头一回看大平层。随着厚重大门的开启，豪宅像一位穿金戴银的华丽贵妇展现在众人眼前，亮瞎了参观者们的双眼。一百多平方米的客厅像闪亮炫目的舞台，地面砖与砖之间似镶了金丝，就连从窗户透过来的阳光也像金光一般，刺得人睁不了眼。每一处都奢侈到极限，却低调地隐藏在某个普通单元楼里。厨房里的陈设像精美的瓷器展、水晶器皿展，每一样都美轮美奂，让人不敢妄动，大家笼着手轻走慢移，说话都不敢高门大嗓。老阕来到过道，一转身看见还有一部电梯，让他吃惊不小，难道这是男女主人公遇到紧急情况逃生用的？有一个年轻记者毫无顾忌地大笑说：“这是保姆们的专用梯，佣人们怎么可以与主人合用一部电梯？”

大平层每一套豪宅的面积是四百三十平方米，面积之大远远超出老阕的想象。老阕放开自己思想的缰绳，任它策马狂奔出十万八千里，想到的面积不过是两百平方米，万万想不到会有如此之大。老阕是有些个性的人，立刻就有了脾气和态度，不想多看一眼，决意要下楼。他一个人悄悄地进了电梯，却怎么按电梯都不响应，他心中反有了一丝窃喜，敢情这电梯是水货？一个身穿制服的男子见状赶紧上前刷了卡，电梯这才无声地降到一楼。一会儿电梯口又出来一个人，两人一打照面，双方都认出来了：

“这不是老吴吗？”

“这不是老阕吗？”

老阕上一步问：“这一路怎么没看到你？”

“我是直接从家里赶过来的，有事耽搁了一下。”老吴也惊喜得合不拢嘴道。

“老吴，观感如何？”老阕有点悻悻地问，递了支烟给老吴，老吴摆摆

手说不抽。

“富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啊，任凭这房子铺金缀银，它不接地气啊，再不出来，我这口气都喘不上来了。这哪里是个家，分明是个金牢笼啊。”

老阕深吸了一口烟，大笑着握住老吴的手说：“老吴，老吴同志，多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犀利刻薄，一针见血，不过，老夫喜欢，喜欢！”

两个人纵情地哈哈大笑。老阕对这位比自己还年长的老新闻工作者很好奇：“你这老都老了，怎么也来为土豪鼓与吹？”

“哪啊，广电系统的日子你也是知道的，经济压力大啊。现在的情况是少部分人做新闻，大多数人做产业，全忙得像孙子。”老吴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。

老阕跟着“呵呵”两声。没一会儿，媒体采访团的人全从“金笼子”里出来了，个个兴高采烈，啧啧称赞。上了车，锦钛集团的人说要到城郊接合部看他们另一处高端楼盘，纯墅区。这是老阕第一次听“纯墅”这个词。

老吴与老阕坐在最后一排。记者们一坐下来，大家约好了似的纷纷摇手机加微信。有人带头说：“摇！”

“咔咔咔，咔咔咔”，一水儿的苹果手机，一起摇一摇。“哇，全有了，三色堇是谁？商陆是谁？凤求凰是谁？碧水云天是谁？爱历元年是谁？”锦钛集团的各级负责人最开心看到这场景，纷纷加入摇一摇加微信。帝豪苑项目营销主管嗓门不小：“诸位，建了群了，微信号我报一下，大家加进去。”

“加上了。”

“我也加上了。”

“我把前一个楼盘的图文发微信上了，大家点赞啊，转发啊。”

“手艺不错啊。”

“我转发了。”

“照片够高大上啊，能不能再上传几张图啊？我要做成网页。”

“好啊好啊，署名就免啦，大家都是开发商请来的客人，一家亲，一家亲。”

一帮年轻人忙成一团，老阕与老吴在后排作壁上观。老阕的手机刚刚才换了个智能的，不太会用，而且也没有微信。老吴干脆把手机捂在怀里，不拿出来丢人现眼。车开在路上，后排还真有些颠，又赶上一路红灯，连带着心里也堵得慌。老阕闭目养神，老吴沉默不语。

带队的举着喇叭喊下车时，已过正午，大家一个跟着一个进了一家广东菜馆。菜馆装修得十分豪华气派，柱子包着金箔，这种土豪式装修老阕见得多了，但装得这样流光溢彩还十分大气的不多见。还是三桌，大家自觉地入了席，各就各位。网络记者们已打成一片，喝酒的喝酒聊天的聊天。老阕与老吴做伴，也总算不再尴尬，两个人聊的却都是故人如何如何了。楚汉人民广播台、楚汉电视台与《楚汉日报》曾经为谁为新闻界老大、谁最权威互掐，这一掐就是一二十年，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他们不掐了，抬头四顾，新媒体如雨后春笋，再看看自身处境，不免惺惺相惜起来。

老阕忽然想到了什么，那个前一晚在走廊上遇见的人，这一路却似乎没有再看见。他抬头四望，确定这个人并没有跟来，不知为什么，老阕见到这个人有点心里发紧，仿佛他脸上的青春痘是一种特别武器。

溜腰花、吊烧乳鸽、椒盐蛇段……地道的广东菜，还是如此真材实料，再配上价值不菲的葡萄酒。老阕是无酒不欢，不知不觉喝得多了点，嗓门也高了点，纵横家的派头露出了端倪，话中的脏字越来越多，让他的同桌脸上有些挂不住，干脆屏蔽他那张越来越红的脸。

吃过午餐稍作休整，大家纷纷上车去看纯墅。在车上，组织方开始发宣传材料，记者们人手一份拿到了开发商为这次集体看房提供的新闻通稿。老阕已有些醉眼朦胧，隐约间听到有人在问：“电子档呢？群主你就发到微信上

吧，我们转一下。”

“好的，来啦。”

“嗖嗖嗖……”仿佛是天女在无形的网络上散花，电子稿以飞快的速度被送至每个人的自媒体——微信，网络记者们轻轻松松地发了新闻稿。等喇叭再响时，大家下了车，来到一处更高端、更奢侈、更稀缺的楼盘前。大门里双车道的两侧，高的是金镶玉竹林，矮的是盆栽，正热闹地开着各色月季。住在这里的人们下班仿佛不是回家，而是穿越花径来到世外桃源。山石相叠处流水淙淙，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，地面音响正播送着欧美轻音乐。正对着湖面的一幢别墅显然是楼王，通体白色，高门耸立，门前对着游泳池，旁边是一个古色古香的木亭子，亭子旁边大树茁壮，鲜花盛放。老阕走到亭子里，坐到躺椅上，不愿再多走一步路，也不愿多说一句话。相机没有了也是好事，不然拍这些照片回去只能徒增失落。年轻人却欢呼雀跃，他们睁大眼睛四处察看，好像在看自己未来的家。

暮色踮着脚尖由远而近，老阕跟散放在外的鸡鸭一样，想找家了。这不是说他想家，四十岁的男人，哪儿都想去，跟谁去、去哪儿都不在意，唯独不愿意回家，老阕也一样。老阕的老婆方元一个人忙孩子，忙家务，老阕从来不伸手。对方元老师有句口头禅是：“滚！”这么多年下来，老阕渐渐地在“滚”字里听出了温情。

滚在外面，世界多热闹啊，心灵是多么自由啊。

老阕此时的“找家”与他的工作有关。老阕做记者十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是，到晚上就要交稿。所有一线部门的记者都要交稿，经过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纸质媒体的疯狂扩版后，版面像永远喂不饱的孩子，总是张着饥饿的嘴，填版面成为采编人员的第一要事。记者们天天出稿件还要出优质稿件当然是很累的事，编辑们天天找稿件、编稿件也挺不容易，于是就有编辑把

发表过的文章又拿来填版面，有时还不止重复一次，这在采编业务中叫作重稿。重稿毕竟不是值得炫耀的事，让记者们多写新稿才是正途。记者们交稿前一刻的情形类似女人临盆，各有各的痛法，能做到三下五除二利利索索拿出稿子的是极少数人。有时采访都做完一天或者两天了，稿子却还迟迟难产。男记者们经常泡在游戏里一玩就是半天，女记者则是沦为剁手党，在各大购物网站中不能自拔。

有时记者不写稿真不行了，就一页又一页浏览网络上的新闻，一看就是一小时。总编大人来催稿，记者的头点得像鸡啄米，嘴上应着：“马上好，马上好。”这一慌，又是半天找不到感觉，就看兄弟报纸，不就是民生新闻吗？不就是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新闻吗？天下文章一大抄。于是复制、粘贴、修修补补后交差了事或者拿起电话狂打，逮住谁问谁。政府里的小秘们平时可没少来麻烦记者，这时也该派上用场了。

“喂，小他啊，大人的讲话你那边有不？有啊？赶紧传一份来。”

“小王啊，今天参加会议的领导就这几个啊？什么？有两个没来，哪两个没来？你在场不？不在场！这不捣乱吗？明天见了报，没来的说来了，来了的却没点到名，你这是让哥哥我丢饭碗是不是？”

“啊，问谁，小李啊？好的。”

老阕是新闻战线上训练有素的老兵，所以天色一暗本能地感到发稿时间到了。这次吃人家的喝人家的，活动结束后说不定还拿人家的，网络记者们已经出了稿件，咱不是一直号称自己是权威媒体吗，怎么也得弄一篇出来，权威一下，把所有网络小主都镇住。

老阕没有微信，进不了群，开发商的通稿扒不出来。正在这时姜岚姑娘倚了过来，大大方方地说：“阕老师，我帮你吧。”

“这敢情好啊，你把文章帮我弄下来，最好请报社的同事帮我文章传到